

新新副刊

第四十八期

清明輓歌

蘇里虛生

昨日偶檢行錄：見有去年春間寫的詩稿一束，這首輓歌，便是其中的一份，重讀之餘，淚落筆下，今檢來流覽於新新副刊，不知與我同病者能感其同情之淚否

(一)
流水也似的光陰，
剎那間又過了一度的清明，
頹喪之惡魔又狂噬了我一度的青春，
我將不似往年的丰韻。

(二)
啊！寒食清明，
細雨紛紛，
和暢的惠風，
只吹動了遊子的心靈，
但總吹不來一番風信。

(三)
獨步春林，
煙雨籠罩杏花村，
垂柳黃金半未勻，

李花微笑，
天桃輕翠，
嫩草青青，
山後水澄。

(四)
最使三月景，
大足撩人，
威已身孤清獨榜，
顧影傷神，
人生漂泊不定，
有如一葉浮萍！

(五)
啊！一葉飄萍，
血肉不屬於我自身，
只聽造物者之支配，蹂躪。

(六)
唉！我故鄉中井坎山頭的父親母親，
恕你兒不能回來叩問，
——拜掃墳塋。——

(待續)

眉山蘇祠遊覽記

淵然

蜀中山水奇秀，甲于天下，名勝古蹟，復稱夥，而眉山一縣，其勝蹟尤著也。

庚午臘日，應友人約，驅車往「彭山」

度歲，凡彭邑相傳古蹟，如李密張綱祖堂之祠，暨北關外之二郎古剎，莫不依次而覽之，然每當遊覽之餘，遠覺興盡而意似有不足者，蓋夙已神往於四十里外之眉山蘇祠矣。

予既在彭之新正三日，天氣晴明，微風拂袖，乃約彭邑故舊書記張君炳奎命駕而往，少焉，村樹迴環，平曠萬頃，繡欄相錯，備極麗都，而瞻背盤形之丘陵，更覺星羅棋布，繡麗連綿，四週於眉城，吾於是悠然語張君曰：汝識之乎？予子安所謂「地靈人傑，洵非誣也」。

入城後，馬路坦蕩，闊朗靜寂，乍見古木叢林，曲徑通幽。內則屋宇巍峨，花鳥喧妍，疑所謂蘇祠者，或在此耶？心曠神怡，詢之，土人曰：此乃某富貴之華第也。

沿街前行，園圃率皆杜宇，檀聯萬株，游人疎稀，惟有老嫗二三，吸煙把坐，含嗔於門前，予不禁慨然嘆曰：會此荏苒荏苒，兵燹頻仍之際，眉人度歲如斯固勢有必至，若老嫗者，詎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歟？

矣。

新新副刊

園之右隅，置有茗館，清涼不減錦里少城公園之各茶樓，而幽芳閑雅，又屬過之，門之中，直達三蘇之遺像室。室外牆聯甚多，泰半藏以楹，審視之，亦有輝煌光澤，令人注目者，其詞云：「一門父子三祠客，千古之章八大家，」默誦之餘，甚佩其工，蓋其切辭無虛，自三蘇而推大雅云亡以來，而文章評價，於斯定矣。

長聯中地記者，則有二十四軍將領冷蕭南所題其詞云：「辨森一論，義乃翁筆挾風霜，問新火傳誰，有坡穎弟昆，親承手澤，一轉戰五年，笑此際身如萍梗，幸甲兵洗盡，訪鄉邦文獻又到眉山，按此聯半切三蘇，文子，半抒己之身世胸懷，滄涼蕭瑟，嗟，讀之不覺令人慷慨，躊躇滿志，閱畢入室，瞻拜先賢遺像，老蘇端重威嚴，饒有英賢莊好之態，子瞻清標雋正，靈光四射，頹然沉靜，繁繁令人肅然起敬，按諸史乘所載，三賢賢性言狀，又皆不謀而符，豈區區匠，亦克通變合異于千古者耶？嗚呼！是亦奇矣。

室後樓聯，復有盛榮，而鄭錫侯所題，又屬俊健鋒鏘。其詞云：「到此嘆三百題勝枝，庭院蕭然，猶想見一門師友，」下台禁五十步應探，江山無恙，且勾留半畝池塘，一由室左折以去，則豁然開朗，風景幽奇。

能予游人風清娛之心，忘塵囂之氣，誠蘇祠管

錦城，更加一等，首聯目者，即為「木假山」，按眉屬縣志云：「清康熙五十四年，眉州事黃元復復加修葺，更建兩廂池亭及本假山」，反覆觀察，復難往者，實謂明允木假山記「中峯巖岸路，意氣端重」之言，則固知老泉意欲效蘇翁之寄託隱寓其父子三人耳。數百年來，滄桑迭更，理必幻化凋謝于無形，今日所見，詎非假中之又假者歟？

其近則有「披風樓」按眉屬縣志「一記披風樓在起文堂東建中繪東坡像」今日之披風樓又非舊所遺也。

山室右折，則有「抱月亭」孤懸環池，中不啻汪洋之小嶼，按環池原在蘇祠內，昔老泉種蓮其中，後每開並蒂花，恆為州士科各之兆，日月幾何，科制漸沒，而並蒂蓮亦不可復睹，又自恨生當叔世，潦倒窮愁，孤行踽踽，安得并蒂蓮開，一慰客中之寂寞，悲感交集，欲叩人問何世？

亭側人製隱齋，懸紆以輪出入，題額於

有光，三伏之日，優閑其間，必令人頓生世外桃源之想。

大吏樞閣元臣，或則垂紳廟堂，遠退百官，或則總領鎮鎮，定繫安危，非世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乎？若乃四方僥倖，一旦高車駟馬，錫侯榮封，又豈非鄉愚俗子之奔走趨奉，冀獲者乎？然而幸生於前光榮，死則與草木同腐耳，不足異也。

園三蘇父子，宋季辭在蜀，青氈寂守，迨挾才薦京名噪一時，宜其官居要軸，大展厥猷，致時君於堯舜，俾風俗於淳樸，何乃微官孤寒，浪跡江湖，先後遺志以終身，而其遺祠又罹浩劫，幾於廢，卒有賢士大夫，為之謹惜，存留至今，直與居諸競麗於不朽者，豈非不幸中之大幸也歟？語云：公侯將榮在一時，文人學士，榮在千古斯二者，又豈可同年而語優劣哉？乃嘉而為之記。并系以詩，以表余崇拜先賢之意云。

※※※

清明輓歌

眉山蘇祠遊覽記

蘇里虛生

淵然